

世界上最长的 爱情长跑

嫁给风的女孩
*La Fiancée
du Vent*

〔法〕莉莲安·古戎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嫁给风的女孩

*La Fiancée
du Vent*

〔法〕莉莲安·古戎 著

马振骋 译

⊙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嫁给风的女孩/(法)古戎著;马振骋译. —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3

ISBN 978-7-5426-2758-2

I. 嫁… II. ①古…②马… III. 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947 号

Liliane Gourgeon

La fiancée du vent

Copyright © Belfond, a department of Place des Éditeurs,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dame CHEN Feng.

All rights reserved.

嫁给风的女孩

著 者 / [法]莉莲安·古戎

译 者 / 马振骋

责任编辑 / 戴 俊

特邀编辑 / 尹晓冬

装帧设计 / 陈 楠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99 千字

印 张 / 7.375

ISBN 978-7-5426-2758-2

定价: 25.00 元

我唱歌唱出我的悲哀

因为唱歌,是哭

我跳舞跳出我的欢乐

因为跳舞,是笑

吉卜赛民谣

且让我
看到你们
多年来如同梦中
自由强悍如风

且看我
也同样自由
你们教会我不怕
而我把你们牵挂
我是等待的女人
但可以走在前面
我是木柴我是火
也会燃起烈焰
我是母亲女神
其实只是灰尘
你们脚下的泥
以前不知道这些
但是一日大地敞开胸怀
火山按捺不住
天崩地裂
露出前所未见的财富
海水也汹涌
显出雷霆万钧
我成了一片波涛
你们不会淹没
这只是我
这是她或是我

这是祖上
还是后代
这是忍让的人
还是自卫的人
这是加布丽埃尔
还是夏娃
爱情的姑娘
还是战斗的女子
这是我的心
还是他们的心
这是花容玉貌
还是无人等待
是猥琐
还是美丽
沉雾笼罩
还是光彩夺目
这是我的母亲
还是你们的母亲
一个跟其他女巫
无异的女巫

请你们
轻轻地飘
而我已动弹不了

安娜·西尔韦斯特

《一个跟其他女巫无异的女巫》(节录)

序 幕

1989年8月

四周雄伟，广垠，那么静。从空中看来，在无声滑翔的苍鹰眼里，我无疑只是绵延不断的紫色丘陵、绿色草地和金色森林中的一个小红点。大白天气温一直那么高，什么东西都不发出声音，昆虫在枯枝中，乌鸫在树叶下，狗在屋影里，等待着太阳最后落在塔那格山后面，让万物可以呼吸。

我站起身，那几条狗当然也学我的样。我走进阴凉的屋子，喝了一杯薄荷茶，开大收音机的音量：提琴声，钢琴声，这是一首协奏曲，但是谁的呢？巴托克？我的听觉记忆一点儿也没有进步。我总是分不清肖邦与李斯特，也说不确切一首曲子的名字。那些人总傻乎乎地认为我在这方面是难不倒的，其实我主要记住的是阅读的东西——我阅读一切落在眼里的东西，混在信件里的广告单子，给我垫着拣菜的报纸，商店里的小招贴——本能地，想都不用去想。

外祖父母住在博马舍大道，我记得楼里那座电梯，富丽堂皇的装饰艺术风格设计，边上都有镜子，弯曲的铜环，精致的把手，沉重的门吱吱嘎嘎，仿佛总要把你的手指夹住似的，每次我读电梯里用漂亮的花体字写在一块白色搪瓷牌上的通告。鲁·贡巴吕齐埃。法定最多搭乘人数：三人。没有大人陪伴的儿童禁止使用电梯。我一定看了上千次了。

我向两只强壮的杂种狗吹声口哨，它们眼睛微微颤动，我决定了上哪里都会跟着去的；这次去罗松谷，一个光线黑暗、阴凉得像个山洞的地方，它们不大爱去。那里从来听不到鸟的吱吱喳喳声，而狗也不会跳跳蹦蹦，老是像十个月，而不是十岁那么大，它们跟着我走，一路很警惕。

我回来时天色差不多黑了。罗姆人已经离开。草场和粮仓都是空的。我还没对谁说过这事，但是这些年来我养成一种功能，猜得出他们在还是不在，不用思索与证实。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这里，什么时候不在这里。他们又一次走上了大路；他们收拾好摇晃的椅子、脏衣服和从来不梳不洗的孩子（除非由我来做）；他们不辞而别就走了，因为风向转变时，想要来或者有必要来时，他们会回来的。

黄昏时刻，农庄就像颠簸在淡紫色风口浪尖上的石头船。孤独感突然压住我的心头。狗已经走上露台，跟着几只狗在食盆前等待，还伴着几只猫。我也应该喂鸡，给晒了一天太阳的玫瑰树浇水。

我想他，这个人无时无刻不留在我心里，我自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跟谁说话，又迷惑了谁。我要他即刻就在这里，没有一会儿不是这样要的。

我在分饲料，我这个供养女神，被受保护者围着，有的身子在抖动，有的一起一伏喵喵叫——但是当我的目光落在日历上，我一动不动了。那些动物不约而同地也不动了，焦虑的目光盯着我看。终于，让它们放下心来，我把盆子放到厨房的门槛上，它们都扑了上去。我拿起日历，仿佛摸到它会改变什么似的……把时间抹去？

我们相遇已有四十年。我一阵眩晕。四十年了？

我窥见自己落在窗上的映影，心里一震。我没有看到岁月过去，但是岁月看到了我。尽管在林子里散步，从镇上骑自行车来回，下河谷有八公里地，使我的步伐还保持利落，但是臀部与腰围都浑圆了起来。头发我也没有染成上了年纪的女人特有的那种可怕的金白色，几乎是全白了，但是至少还保持了自己的光泽。直到目前为止，面孔

还似没受皱纹的侵袭,然而双手则像蒙上一层用旧了的薄丝绸,遮不住青筋与肉腱。但是有的地方我觉得还比二十岁时更好一些,那个时代美的标准跟我是相冲的,因而我自认为是个丑女。

四十年了,不管怎么说。

我回忆起一切。这么近。又那么远。科尔登、孩童尖声怪叫、游牧部落的到来——我回忆起一切。

1949年8月

“吉卜赛人！嗨，吉卜赛人来啦！”

小波索克的叫声驱散了午休的最后睡意，他的两条腿在尘土中急速跑动。钟楼敲了四下。我刚打开小店的栅栏门。旅游者已经离去，但是总是有人要块橡皮或信封的。

小孩纷纷从门洞里跳出，从梧桐树上落下，从小路上奔来，像小精灵冲向波索克，他旋转身，神气十足。这些人都拥到了大篷车前面。

“嗨，这可有好久没有看见他们那些人啦！”面包房的阿梅丽·拉斯加尼大声说。

“看了巴黎人的，你认为还有必要看他们的吗？”

“嘿，玛丽内特，别说扫兴话！你路易丝，不去看看他们吗？”

“我不能抛下店铺不管。过会儿去。”

我把陈列明信片的旋转架放到人行道上。吉卜赛人是不会来买房杜山和美丽喷泉的风景照，但是这给我的店增添一点现代色彩。我的店夹在中间，一边是老雅克的蜂蜜店，一边是玛丽内特漆成黄绿色的杂货店。杂货店横七竖八堆在路上的木条箱，装橄榄油的陶罐，总会悄悄摆到我的橱窗前叫我不痛快。

可是，现在大家收集的明信片，我觉得难看：贡塔的美丽景色，都拍成灰不溜秋、模糊的黑白片，看了泄气。彩色的更糟，天空像国旗

的蓝色，田野是不干不净的紫色。

八月快近月底。我也在向十九岁走去。今后的季节显得光明灿烂。

也空空的。

阿梅丽的长子安东尼和他的妻子弗朗索瓦兹晚餐后来找我。路易是我的外祖父，我从来只是叫他名字，他不想陪我们去，宁愿听收音机里在播的一出戏。我犹豫了，后来还是跟他们去了。他们五月份结的婚，弗朗索瓦兹已经怀孕。我觉得这可恶，却不太知道是因为什么。就因为安东尼最近蓄起了好丈夫标志的小胡子，而她迅速发胖？当他以前在橄榄树下吻我时，他下巴光光的，很有味儿。

我相信，我这人太无聊了，就会叫人讨厌。

吉卜赛人得到了批准，可以在科尔登的村口一块荒地上驻扎下来，他们手脚利落地在几根摇晃的杆子上竖起拼接的帐篷。大家祈望不要刮密史脱拉风。大篷车乱七八糟地停在场上，四周是笼子、翻转的大盆、篮子、要晒干的衣服、瘦削的狗、几乎全裸的肮脏孩子。就像一间屋子，到处是一个巨人儿子毁坏的玩具。他们好像要在这里住很久，但是大家都知道，要是警察要求，他们可以做到一个小时内人影全无，就像从来没来过一样。我想这样的生活一定令人疲惫不堪，像一窝老鼠，永远不受欢迎，始终提心吊胆要被驱散。

他们又是怎样想的呢？

在帐篷的入口处竖了几张布告牌，颜色鲜艳，图画粗劣，上面写着：

马戏团巡回演出，驯熊，
驯猴，杂技、马术，
著名魔女阿金扎！

那个老妪，长了一双喜鹊眼睛，用纸牌算命女人的手势出卖价格

低得可笑的票子，跟阿金扎这位人物倒很符合。我想象她在绛红色篷车的暗影里，伸出一双黑色的长手，在一只水晶球上舞来舞去。村民还未看已经乐了，准备把廉价美妙的演出照单全收，同时又会把这些魔法师驱逐出境，我站在他们旁边感到为难。我像阿金扎一样目光太深沉太直；我不是本地人。我没有科尔登人的口音；我没有和他们一起上学，不去他们的教堂，即使在复活节或圣诞节也不去，我也不会嫁给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但是我住在村里最漂亮的一幢房子里，在他们眼里我是波利家的最后一位闺女——波利是受人尊敬的金钱的象征。

我们在木头台阶上坐下。大户人家都带了坐垫来。孩子奔着，喊着。耳光声劈啪响，但是他们才不管，逃离试图拉住他们的母亲。弗朗索瓦兹对安东尼的信号嗤嗤一笑。我要走开。一阵鼓声几乎没引起注意就过去了，然后铜钹响了两次，大家都不出声了。一名少年和一头戴嘴套的狗熊进入场地。两个少女跟在后面，吹着芦笛，身子摇摇摆摆，穿大裙子，腰间围一条别满金色纪念章的头巾。狗熊蹒跚而走，有一只耳朵撕掉了一半。然后他们都消失在一块脏兮兮的红幕布后面，又从那里滚出五六个人，蹦蹦跳跳上了各人的肩膀。观众看得发呆。年轻的驯熊师又出现了，在一只球上保持平衡，但是地上有石块，他的脚滑了一下，跌倒在地，他以同样的灵活一跃而起，我们很大度，鼓起掌来。他像个精灵又上了球，准备冲刺，但又是一个踉跄。突然我难为情极了，站起身，走了出去。

黑夜里火炬烧得冒大烟。大篷车里布满黄光。在战前，我跟着父母去过巴黎的马戏团。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冬季马戏团，我问自己是不是还有个春季马戏团。我记得还害怕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任由观众评说的演员。害怕他们摔到地上，失手，把节目演砸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跟他们一起，让风吹着走，在三岔路口任意选择，由村子的名字决定取舍。不停地迁徙，毫无遗憾，即使担心会遇到骑警。否则就要像弗朗索瓦兹，傻乎乎，成了家。过会儿有个丈夫给我

带来一杯蒂萨茶。我心里对自己说，你啊，最终还是个老处女，比变了质的蒜泥蛋黄酱还要酸。

第二天，像每个星期六，我上旺达勃朗农庄去。我独自外出，没有人见了会不瞪白眼，但是我才不管这些。山是给牧羊人、猎人、捡块菰和蜗牛的人，不是给大家闺秀留着的。从杂货店老板娘到公证人的妻子，跟我说了不知多少次！必须说明后者在那时还穿紧胸背心（前者也该这么穿）。只有我的外祖父才有权利禁止我做什么，但是这事还没发生过。

黎明前一会儿起床，穿上一件棉布长裙或者路易的旧猎装，背一只装了刀子的挎包和一壶掺茴香的水。我要在背斜谷里走上整整两小时，当我穿过绿色橡树林的边缘，太阳正钻出浓雾悬在旺都山头上。阳光的热量立刻使松树脂与针状叶子吱吱作响。我一路上采集香草、仙人掌果（要是没忘记戴手套）、蘑菇或薰衣草。蚱蜢从四面八方跳出来，仿佛我脚踩下去后才生的。我在山坡上，好像在原始时代，沙沙声中孤单一个人。这是对我的补偿。

在农庄里我经常只看到年老的加布丽埃尔，她不声不响，穿厚厚几层黑裙子，其威严跟一片蓝天与蝉鸣声非常相衬，村民给她起了个绰号，“旺达勃朗的傻娘”，因为三十年来她就不说一句话，不下山到镇上去。她很喜欢我，因为我不会喊着嗓子跟她说话，希望引得她回答我（她一点不聋）。她温和端庄地给我递上一杯茴香酒、几只橄榄。她年轻时就像我现在，都是大家嚼舌头的宝贵对象，因为她来自西西里岛，丈夫是被海关人员打死的，这使她一生虽是侍候人，自尊心极其强烈。

那天早晨，在院子里有一匹母马和两匹马驹在踢蹄子。在这些牲畜的中间，我看到加布丽埃尔，然后又看见了他。背部，手执马缰绳。他大约看到加布丽埃尔在注意我，慢慢转过身。我这人跌进了他的眼睛里。薰衣草的紫蓝色。他说：

“您是这里的人吗，您？”

“不是。”

他耸耸肩。

“那也没办法，我过会儿再来。”

“您要什么？”

“让老板看一看我的马。那位老太太不愿意回答我。”

“她从不跟人说话。”

“她做得对。好吧，哎！”

他要他的牲畜回头走。加布丽埃尔向我示意进屋子去。我说：

“等会儿，您来喝点儿什么吧。”

她给我们倒了一杯泰维勒酒、浓羊奶和半透明葡萄汁，满得快要溢了，又酸又甜。她站着，双手放在围裙上，发髻勒得那么紧，连太阳穴也露了出来。我把单子交给她，鸡蛋、奶酪、火腿、茄子，让她的儿子旺德勒朗在星期二集市上交给我。带马的青年慢慢吃，用他的刀子切下几块整齐的麸皮面包。我不断地瞧着他，他叫我喜欢，我试图弄明白为什么。他跟谁都不像，目光尖锐，照亮一张棱角分明的粗糙的脸，颧骨高，鼻子细，嘴巴大而紧抿，毛边毡帽下头发太长，两鬓都沿着耳朵挂了下来。科尔登的好人家妇女会说流里流气。他穿一件镀金纽扣上衣，瘦腿裤，漆皮靴子，虽有灰尘但很亮。他从哪个小荒村来的？我不加思考就问：

“您，您从哪里来？”

他折好小刀，喝完杯子里的酒。然后他抬起头：

“今天晚上巡回马戏团的演出看了忘不了。您来吧！”

下午，店里来了一个吉卜赛少女。

“给我来一绞红线，”她嗔声要求。

她肮脏，态度傲慢，很漂亮。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钞票，手镯叮当响。我随着找头给她几根甘草棒糖。

“给你和你的朋友尝尝。”

“我有钱。我可以付。”

“不，这是礼物。拿着吧。”

她给我一个天使的微笑,摇着小屁股走了,刚进门的顾客带着责备的目光看着她。

这是小学教师。

“您好,路易丝小姐。您看见那个女孩啦?这不丢脸吗!”

他要一把尺子和几支上士牌羽毛笔。他的眼睛也清澈,但是手指粗壮,肚子开始凸出。入夏以前他向我求过婚。我可能在拒绝时过于婉转,因为从那时以后,他对我殷勤有礼,仿佛认定了我只是一时盲目,迟早会明白“我们是天生一对”。这使我不得不对他采取有意严厉的态度,因为他把我的一点点语气变化、肢体相碰都认为是一种鼓励。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眼睛是纯蓝的,我发觉自己不断地想到那个卖马人。

晚上,我又去了马戏团。

我拉上窗帘,给路易倒了杯他喝的椴花茶。在他额上一吻,关照他我要外出。他已经钻入他的书本中。夜晚凉快,我带上围脖。当我钻进帐篷,几只猴子在锁链一头蹦跳,大家都在笑。然后一个精力充沛的瘦男人要它们钻火圈。大家鼓掌。我又像前一天那样感到不自在,老是觉得这不是我待的地方,跟其他人没有同样的感情。演出引不起我的兴趣,只看到事情悲哀的一面,同时又知道这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吉卜赛人只是为了赚点钱才这样演出的,为了符合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有意掩盖自己的才华,外表弄得灰不溜秋的,这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两个孩子绕着台阶走,缠着人摇动一个罐子,要人家在里面扔上几个法郎,不然会不吉利。我认出下午那个女孩,她拿了个木碗。走到我的跟前,她一脸天使的表情,有意给我省个钱,转到下一个观众,颠着碗里的硬币跳动得贼响,那个可怜的人一时发慌,放上的不是硬币而是一张钞票。

密斯脱拉风吹动帐篷四边,火炬发出噓噓声。我正相信自己决定来时已太晚了,演出快要结束,那时候我特意来看的那个人出现了。他站在场地中央,慢慢轻摇手中的小提琴,旋身观看观众。这才是大艺术,我微笑着心里在说。他的目光扫到我的身上停住了。几

年来第一次，有人在人群中寻找我，把我认了出来，定睛看着我不放。他举起弓，开始演奏。

我屏住呼吸，像全场观众一样。灌满过堂风的旧帐篷、歪斜的凳子和多数没演好的节目都忘了。只有吉卜赛人的旋律像泉水往外涌，感情纯真，充满喜悦与悲伤，呜咽与幽愤。曲调愈拉愈高，飘向空中，偶尔到了断裂的边缘——人人感到心揪、惶惑、兴奋。一名赤脚的少女走到音乐家前，开始旋转，裙子色彩鲜艳，头发四散，手腕与脚踝上的镏头金光闪闪。仿佛吹进了草原和大道上的野风，带着芳香与诱惑……我们这些爱居家、一脱离石头屋就会发慌的外族人，他们叫我们迷惑。最后一个拍子，舞女往后下腰到了极限，他们没有鞠躬就下了场。

观众听得失魂落魄，站起身，回到家锁上大门。我没有动。谁都没有注意到我。玩猴的人绕着场子熄灭火炬，发现了我。他跟我说什么我没懂，回头高呼一声，提琴家从暗影里钻了出来。卖马的人。吉卜赛人。十几年来唯一那么吸引我的人是个吉卜赛人。我心想，这是奇异的惩罚。他穿过黑暗的场地在我身边坐下。这是个完美、炫目、恐怖的时刻。令人想望，无比想望，沉甸甸的充满一切等待、一切缅怀，今后还有伤情的火焰与愤怒。

他捡起一个孩子遗忘的木偶，在手指间转了起来，他的手细腻有力，像翅膀那么美。他朝我随便看了一眼，抓住我的手臂，我们走了出去。

我领他去了那座大教堂，像条船似的系在村子上面的一座石头山上，压着科尔登，体积非常不相称。砾石路在圆月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路边都是被人遗弃的房屋，有的已圯毁过半，没有人怀疑再过几年，那些从北方来的形形色色的入侵者，普罗旺斯的阳光与桃红葡萄酒的崇拜者，都会来把它们修复的。这里是孩童喜爱的游戏场，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冒险进入坟地。

那片老坟地，是属于我的领土。没有人上那里去。荒废了就成了禁地。大革命时期保皇党在这里遭到屠杀，1943年枪毙了两名抵抗分子，1945年处决了一名“合作者”。就在战后，坟墓都迁移到了松林下

面一块新圈的坟地上,交通更方便,树阴更密。还留在那里的坟墓是无人认领的,由着墓穴洞开,因为里面只有松柏或无花果树的树根了。棺盖都掀翻了,石碑倒在草地上,栏杆上满是锈斑和菰莢的磨损痕迹。我没有受过洗礼,不怕什么鬼火和游魂。我喜欢的那个坟墓很简朴,在半塌的墙角边上,对贡塔平原的景色一览无遗。石板上刻着:

这里安息着

玛丽·旺都斯

1852年10月12日逝世

享年22岁

“这里安息着玛丽·旺都斯”这几个字,我觉得比什么都罗曼蒂克……因患肺结核不治?我这么说是押个韵。还是因难产后遗症而死?身后留下一个遗弃的孤儿还是很快得到安慰的鳏夫?她是农民还是布尔乔亚出身?穿黑衣的影子还是穿撑裙的骚娘?我梦见玛丽·旺都斯,想到她若突然冒了出来,带着她的髻发、裙子、花边、镶花长袍、长靴、阔边软帽、阳伞,遇到我穿得很少,头与大腿都是裸露的,她会把我看成是个怎样的女乞丐和荡妇呢?

玛丽·旺都斯

安息在这里

玫瑰

与茉莉花中间

老坟地,那是我的冬天花园、海水浴场。我在一棵朴树下度过炎热的几小时,它已有百年树龄,曾见过这里多少葬礼、眼泪和装腔作势。我带上了我的书或针线和一条旧床单,免得给松针刺和蚂蚁咬。我偶尔也在热气中睡着,或者静观太阳暗淡,阳光挂在蒙米拉依起伏的山巅上,最后一次照亮着巴罗城堡,最后沉没在卡邦特拉后面,远远的。我回家,途中经过的村子已经荒凉,每个人都坐到了餐桌的汤